



波德里亚 一个批判性读本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编 陈维振 陈明达 王峰 译 李平武 审校

汉译精品 · 思想人文

波德里亚

一个批判性读本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编
陈维振 陈明达 王峰 译 李平武 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 / (美) 凯尔纳编；陈维振，
陈明达，王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
ISBN 978 - 7 - 214 - 04134 - 0

I. 波... II. ①凯... ②陈... ③陈... ④王...
III. 波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0166 号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Copyright © 1994 by Basil Blackwell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4 by JSPPH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Limited,
Oxford.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 - 2002 - 060

书 名 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
编 者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译 者 陈维振 陈明达 王 峰
审 校 李平武
责任编辑 蒋卫国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5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2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4134 - 0
定 价 3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责任编辑 蒋卫国

封面设计 南京七九八文化

798 cn798@126.com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绪论：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 道格拉斯·凯尔纳	1
1 客体系统与日常生活的商品化：早期的波德里亚 马克·戈特迪纳	31
2 现实的商品化和商品化的现实：波德里亚、德波 和后现代理论 史蒂文·贝斯特	51
3 批判理论与技术文化：哈贝马斯与波德里亚 马克·波斯特	86
4 符号学、控制论与市场营销交往的狂热 金·索查克	113
5 波德里亚著作中的时尚和指意 埃弗拉特·齐龙	151
6 致命的形式：朝向一种媒介文化的(新)形式社会学理论 乔纳森·S·爱泼斯坦 玛格丽特·J·爱泼斯坦	171

7 超真实中的象征交换 德博拉·库克	190
8 资本主义与编码:对波德里亚第三秩序拟像的批判 萨拉·休恩梅克	213
9 仿真: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詹姆斯·戴德里安	239
10 美学生产与文化政治学:波德里亚与当代艺术 蒂莫西·W·卢克	267
11 波德里亚、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尼古拉斯·楚尔布拉格	292
12 评估“女性”同时拒绝女权主义? ——波德里亚对女权主义的挑战 基思·戈斯霍恩	333
13 理论的戏剧:复仇的客体和狡猾的道具 加里·格诺斯科	379
14 波德里亚、时间与终结 威廉·博加德	406
撰稿者简介	433

绪论：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

道格拉斯·凯尔纳

让·波德里亚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早期对消费社会及其客体系统的研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着消费商品的消费、展示以及使用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中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关于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将符号学的视角与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融合在一起，从而为消费的权力以及这种权力如何在围绕着客体、需求以及消费来组织当代社会的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见解。^①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于新的交往、信息和媒介技术的研究为当代社会理论照明了新的路子，并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波德里亚关于彻底脱离现代社会的声明很快就被挪用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中，而在全世界先锋派理论领域中，

^① 波德里亚早期的著作包括 *Le système des objets* (Paris: Denoel-Gonthier, 1968);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Paris: Gallimard, 1970); 和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signe* (Paris: Gallimard, 1972; 译成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Press, 1981)。需要对波德里亚的理论和政治轨迹作全面的了解，可参见 Douglas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and Stanford: Polity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在这篇绪论中，我运用了我先前的著作，但是我把重点放在波德里亚的著述的使用价值上，而我先前的重点经常是放在其局限性、特别是后期著作的局限性上。

人们也将他当做后现代性的提倡者。

波德里亚宣称，在当代社会构成中，主体、政治经济学、意义、真理、社会事物以及真实事物消失了。他认为，巨大的改变和突变的过程需要全新的理论和概念来描述飞速的社会进化过程以及当今时代的新奇事物。^① 波德里亚承担起探索这一新的混沌状态，并为当代理论和实践解说因果的任务。有几年，波德里亚是一位言辞犀利的高科技的社会理论家，也是当代最激励人心但也最富争议的思想家之一。正如收入本书的文章所体现的，他是一位有着高度争议性的思想家，他有一批狂热的支持者，但是也有热情的批评者。随着世纪接近尾声，也随着我们摇摇晃晃地走向千年末，即将进入一个未被探索的既令人害怕又令人迷惑的新的世界(无)秩序中，“波德里亚”一词，对于被人们认为是能同过去的正统理论决裂，又能在传媒领域、计算机网络、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当今时代一些偏远学科中指明新的理论道路的那些先驱理论而言，继续扮演着进入新理论领地的通行证的角色。

迷惑和恐惧产生了对一些既能够解释目前的混乱，又能透过现在的混乱提出理论的指导和方向的权威的需求。波德里亚就承担起了这样一个权威的作用，这本《批判性的读本》(*Critical Reader*)文集中的文章也试图对他的思想已经引起了讨论和争议的许多领域进行探索。和

① 这些阐明当代社会中后现代转向的重要作品包括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Paris: Gallimard, 1976; 译成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1993); *L'effet Beaubourg : Implosion et dissuasion* (Paris: Galilée, 1977); 译文出现在 *October*, 20 (Spring 1982), pp. 3—13; *Oublier Foucault* (Paris: Galilée, 1977); 译成 *Forget Foucault* (New York: Semiotext(e), 1987); *A l'ombre des majorités silencieuses, ou La fin du social* (Fontenay-Sous-Bois: Cahiers d'Utopie, 1978); 译成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De la séduction* (Paris: Denoel-Gonthier, 1979); 译为 *Seduction* (New York: Saint Martin's Press, 1990);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Paris: Galilée, 1981); *Les stratégies fatales*,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83), 译为 *Fatal Strategies* (New York: Semiotext(e), 1990);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Anti-Aesthetic :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Hal Foster 编(Port Townsend, Washington: Bay Press, 1983), pp.126—34; 以及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大部分经常使用抽象和笼统的术语对波德里亚进行褒贬不一的那些评论文章不同，本文集中的研究文章都对他在具体的话题、领域和争论中的立场提出了实实在在的质疑。本书收集的研究文章对波德里亚的著作进行探讨，为的是获得对当代社会和文化本质和新鲜事物的深刻理解。文章根据他如何正确地展示了当今时代而评价了他的贡献，同时也对他无法把握或者说是忽视并混乱了我们当前境况最显著方面的局限性进行了批评。因此，以下的研究文章均认真地对待波德里亚，并通过将其著作同当今最主要的话题、争论和难题结合，从而对其进行赞同、批判或是辩证的讨论。

波德里亚本人就是一个挑衅者(*provocateur*)，他也将自己描述成是“知识的恐怖主义者”，寻求的是破坏现代的正统，并经常攻击那些对他的工作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从而向我们这个时代里一些最流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观点提出了质疑。每一次，波德里亚都用自己常常是很新颖的观点来代替已有的观点，这就迫使他的读者要对他的想法是超越了还是滞后于已有的观点作出判断。这样做就迫使我们批判地阅读波德里亚的作品，因此，相应地在这篇绪论中，我将介绍一些可利用波德里亚的著作来理解当代社会和当今时代文化的方法。而以下的许多文章将提到他的著作中的问题和局限。

在提出关于波德里亚的使用价值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他本人曾经攻击过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并认为资本主义目前的形式是围绕着符号价值结构而组织起来的。^①对于波德里亚而言，人们获得的地位高低要看他们依照一种有差异的消费逻辑消费并展示了哪些产品。在这种消费逻辑中，根据当前的品味和时尚，一些产品比其他产品拥有了更高的威信和符号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已经成为波德里亚的命运，他注定要成为后现代的标志、先锋派理论话语的标志以及追随潮流的标志。他自己要为这种命运承担部分

^① 尤见 Baudrillard, *Critique*。

责任，并且已经使自己成为了当代思想的特殊模式的一个标志，而这种当代思想是被那些促进了后现代话语和游戏——或者说是波德里亚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的话语和游戏的支持者们作为文化资本而传播利用的。^① 关于波德里亚的许多研究只是触及了波德里亚文本的表层，却没有对它们的作用和弊端或是对他著作的贡献和局限性提出疑问。在以下的几页，我将指出他著作中我认为最有用的东西，并简要地点明存在的一些局限性。这本文集中的文章将为研究波德里亚提供多种不同的视角，而我在这里只想点明人们在阅读和利用波德里亚时可以采用的几种方法，也想为对他的著作进行批判的研究提供一个框架。

早期的著述：从客体系统到消费社会

让·波德里亚 1929 年出生于法国的兰斯(Reims)。他告诉采访者，他的祖父母是农民，他的父母成为了公务员。^② 他还声称他是他的家庭中第一个寻求高等教育的人，但导致了他与父母以及文化环境(millieu)的隔阂。在法国中学的苦读之后，他在 60 年代进入了大学，学习语言、哲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

波德里亚一开始是一位德语学家，在 1962 到 1963 年期间在《现时

① 关于文化企业家和后现代的发起，见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1991), pp. viiff, 各处。关于后现代的竞争话语，见 Steven Best 和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and Guilford Press, 1991)。在将波德里亚作为通往新的后现代世界的钥匙加以利用这方面，阿瑟·克罗克尔和他的同伴也许做得最多，而麦克·甘恩则努力想将波德里亚同这个问题分离开，这使得甘恩本人能够以波德里亚秘密和魔力的真正解释者出现。我将在这篇前言中对甘恩对于波德里亚的理解提出质疑。

② Jean Baudrillard, *Baudrillard Live*, Mike Gane 编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9.

代》(*Les temps modernes*)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文学的文章。在 60 年代这 10 年中，他把彼得·韦斯(Peter Weiss)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作品以及威廉·穆尔曼(Wilhelm Mulhmann)的一本关于弥赛亚(messianic)革命运动的书翻译成法语。因为反对法国和美国干预阿尔及利亚和越南战争，他加入了法国左翼。受到亨利·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法国境遇主义者(situationists)的影响，波德里亚在 60 年代开始认真从事社会理论、符号学和心理分析领域的工作，并在巴黎新成立的一所楠泰尔学院(Nanterre)开始执教。由于参加了 1968 年的五月风暴，人们把他和革命的左翼联系在一起，虽然他最后脱离了他先前的同志。

在他最初的三本书里，波德里亚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需要关于符号的符号学理论的补充。他认为，从早期的竞争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向后来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要求人们更加注意需求管理，更加注意增加并引导消费。在这个阶段，也就是从大约 1920 年到 60 年代，强化消费的需要增强了对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产量的关注。在这一时期，经济的集中、新的生产技术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加速了大批量生产能力的发展，消费资本主义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操纵消费、创造对新的知名商品的需求上，符号价值领域也因此应运而生。

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消费社会，它体现了波德里亚早期研究工作的主要关注点。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广告、包装、展示、时尚、性“解放”、大众传媒和文化以及商品的增长都增加了符号和景观的数量，并导致了被波德里亚称为“符号价值”的增长。此后，波德里亚声称，商品不是像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的理论所说的，仅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特点，而且还有符号价值——即风格、威信、豪华、权力等的表现和标识，这一符号价值成为商品和消费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商品的购买和展示中，符号价值被认为和交换价值起着几乎同样重要的作用，并且符号价值现象已经成为消费

社会中商品和消费的最重要的成分。

波德里亚早期的著作属于在批判社会学的框架内所作的尝试，目的是为了将勒菲弗尔和形式主义者引发的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同研究符号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社会符号学结合在一起。^① 因为受到巴特的影响，这项工作的中心放在了消费社会中的客体系统上（这是他头两本书的主题），以及政治经济学和符号学的边缘领域（这是他第三本书的主题）。正如马克·戈特迪纳在下面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波德里亚早期的著作是属于最早运用符号学来分析客体是如何被编码为构成当代媒介和消费社会的一个符号与意义的体系的。波德里亚将符号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的社会学融合在一起，开始了他终生的工作，探索这个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客体与符号的体系。

在他第一本主要著作中，波德里亚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客体的时代：我的意思是按照这些客体的节奏和代代相承而生活的。正是这些客体今天看着我们出生，并伴随着我们成长……还将在我死后继续存在。”^② 他对于客体系统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他拒绝对消费社会作出道德化的批判。相反，波德里亚对该社会的符号和消费体系进行了描述性的解释学分析。后来在反思他的第一本书的时候，波德里亚写道：

我的第一本书包含了对作为明显事实、物质、现实和使用价值的客体的评论。在那里，客体被作为符号对待，不过，它依然是饱含意义的符号。在这个评论中，有两种基本的逻辑相互作用：一个是虚

① 见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2); *Elements of Semiolog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8); *System of Fashio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and Red Press, 1970); 和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在这部文集中，史蒂文·贝斯特的文章解释了德波和境遇主义者的基本概念以及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批判。

② Baudrillard, *Système des objets*, p.18.

幻的逻辑，主要指向心理分析——其辨别、预测、超验的整个想象领域，在客体和环境层面上运作的权力和性，以及与房子/车子构成的轴心（内在/超验）相吻合的特权；另一个是有差异的社会逻辑原理，它是根据社会学来作出区分，而其本身是源于人类学（交往是作为符号、区分、地位和威信的产物）。①

换句话说，早期的波德里亚描述了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客体中的意义（例如一个人因驾驶的汽车所表明的身份而获得的权力）以及客体被组织成为一个新的现代社会所依照的结构体系（例如一种新款赛车的威信或符号价值）。然而他的第一本书描述的是一个客体体系的结构和环境，他的第二本书《消费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体现的是对于消费社会中休闲和交往新领域的更为具体的社会学分析。这本书以及随后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则运用符号学的分析来剖析符号体系，而正是这种符号体系通过消费商品有差异的使用和展示，产生了一个有着声望地位差别的等级制度。

波德里亚早期对于符号体系和消费社会的批判性探索研究对当代社会理论有着重要贡献。他的符号学视角使得人们可以洞悉客体是如何构成一个客体体系的，而这个客体体系反过来又产生了将个体整合为消费社会的一个需求体系。波德里亚将符号学和文化维度加入到了社会学理论中，研究了社会中符号的生命，也研究了被他称为符号价值的东西如何产生了一个广告、时尚和消费的新世界。② 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消费需求、媒介交往和社会一体化提供了新的视角。波德里亚避开了学术符号学有时抽象的形式主义，利用符

① Baudrillard,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p.126. 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见到的，波德里亚将把这个现代世界描述成一个正在消亡的走向新的后现代世界的世界。

② 马克·戈特迪纳和齐龙研究了波德里亚思想的这个阶段，索查克认为在市场营销和电讯的后现代世界中，一种社会联合的新模式正在产生。

号学的视角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客体和活动。然而,他将很快注意到当代社会中发生的巨大转变,并将相应地转变自己的命题。^①

挑衅者波德里亚:现代性的终结

波德里亚的头三本书可以在新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框架内进行解读。人们可以阅读到波德里亚对于消费的重视并将其作为马克思对生产分析的补充,也可以阅读到他对于文化和符号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补充,这都为马克思主义体系增加了一个文化和符号学的维度。但是在1973年的挑战性之作《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中,波德里亚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展开了系统的攻击,声称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面镜子,马克思主义将生产放在生活的中心地位,因此将社会的资本主义组织自然化了。

波德里亚认为,首先马克思主义没有充分地说明围绕着符号交易而非生产组织起来的前现代社会。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不够激烈,他因此要求一个更为鲜明的决裂。在这一阶段,波德里亚转向前现代社会的人类学视角,以寻求更具解放性的替代选择。但重要的是,要说明一下,他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来自左翼,这种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对当代生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提出足够激烈的批判,也没有提供其他可能的选择。1968年5月法国激烈的斗争没有产生更为巨大的社会变革,在此之后,就像他同代的许多人一样,波德里亚对于共产主义左翼组织已经不

^① 虽然在波德里亚的观点中还会有一些巨大的转变,但是他将继续探索社会中客体和符号的生命,因此,虽然存在着一些巨大的断裂,但是他的工作还是有某种连续性的。

抱幻想了。同时，对阿尔都塞(Althusser)和其他一些人所提出的，表现为教条、还原主义并过于正统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出现的霸权地位，波德里亚也采取了对抗。因此，波德里亚和他同代的其他人就开始寻找更为激烈的批判观点。

《生产之镜》(1973)和他的下一本书《象征交换与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1976)^①都试图以极度激进的视角克服注重经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局限性。虽然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波德里亚提出了他最重要也是最激进的观点，但是波德里亚学术里程中的这个极度左倾阶段是很短暂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开始，即前言，高度概括了波德里亚为提出对于社会和文化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作的尝试。波德里亚将理论建立在巴塔耶(Bataille)关于过剩和消耗的原则、莫斯(Mauss)关于礼物的概念以及雅里(Jarry)消除意义的玄学愿望的基础上，推崇了“象征交换”，并攻击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学院派的符号学和社会学。波德里亚认为，在巴塔耶声称的消耗和过剩同主权相联系、莫斯对前现代社会中给予礼物的社会威信的描述、雅里的戏剧、索绪尔(Saussure)的易位书写(anagrams)中，存在着与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的逻辑或者说是与语言交换中意义产生的逻辑的脱离。波德里亚认为，这些“象征交换”的例子脱离了生产的逻辑，描述了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逻辑提供可能选择的过剩的颠覆行为。

波德里亚将象征交换的逻辑作为社会组织原则的可选择项，同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例如生产和仿真)进行了比较。波德里亚反对现代对于生产价值和意义的需求，他要求彻底消灭并终结这些需求，并提出了例如莫斯的礼物交换、索绪尔的易位书写和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动概念作为例证。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存在着一种同(物品、

^① 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3), 由 Iain Hamilton 翻译，前言由麦克·甘恩完成。正如我在下面将要讨论的，甘恩的前言曲解了这关键的文本，因此使得人们无法洞悉其激进性和重要性。

意义和里比多能量的)交换逻辑的决裂,并因此避免了生产、资本主义、理性和意义的逻辑。波德里亚关于象征交换的悖论逻辑可以解释为表现了他想把自己从现代的观点立场中解放出来并在现代社会之外寻求一种革命观点的愿望。波德里亚反对现代价值,提倡消灭并终结这些价值。

波德里亚还对组织现代社会的生产和功用逻辑与他认为是后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仿真逻辑进行了区分,并假定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距同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之间的差距一样大。他依照阶级社会理论,假定了在他认为是围绕着象征交换组织起来的前现代社会同围绕着生产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主要的区分。在这种将同现代性划时代的后现代决裂理论化的过程中,波德里亚宣布了“政治经济学的终结”,以及由生产充当社会组织原则的时代的终结。这个现代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工人受到了资本的剥削,但也提供了一种颠覆的革命力量。然而,波德里亚宣布了政治经济学的终结,因此也宣布了马克思问题群的终结以及现代性自身的终结:

这是劳动的终结。这是生产的终结。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终结。

这是能指/所指的辩证关系的终结,而正是这种辩证关系使得知识的积累、意义的积累和累积话语的线形积累成为可能。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辩证关系的同时终结,而正是这种辩证关系先前使得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生产成为可能。是线形话语的终结。是线形销售的终结。是符号的阶级时代的终结。是生产时代的终结。^①

^①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p.20 (书中的页码是根据法文原版,译文为笔者所做)。